

神神 查小欣

夜闌人靜，重聽一九九九年張國榮接受我訪問的錄音帶，是張國榮最後一次接受我訪問，一切恍如昨天，他的風采、魅力、俏皮、哀傷、憤怒、開懷、無奈、苦澀、憐惜、溫柔、滿足的樣子歷歷在目，勾引起無限思念。

張國榮不想死

自九〇年從溫哥華回國後，他盡量不接訪問，簽約唱片公司在合約上定明「不做宣傳」，能做到的訪問是上天的安排。九九年十月中旬一個晚上在半島酒店巧遇他，他和我（唐德德）跟兩位男性朋友在喝夜茶，當時他已很低調，很多影迷都想知道他的近況，我過他禮貌地站起來，我說：「誠意邀請你做訪問，不知有沒有這個榮幸？」

幸運之子

「我們這些『撈偏』的人，當然特別相信運氣及玄學！」多年前一位導演朋友對我說。根據天命了解，拍電影其實是件夙夜匪懈的辛苦事，但他們尚且如此相信運氣的重要，難怪電影《失戀自來水》（以下簡稱《失》）中由羅拔迪尼路飾演的「幸運之子」的兒子如此著緊。

提起周有光老，不能不談他對文字改革的功勞。周老對我說，語文現代化，主要包括三方面：一是推廣普通話，今天普通話基本上推廣了，但當時推廣的阻力是很大的；第二件事是簡化漢字，漢字需要一個標準；第三件事就是制定中文拼音方案，因為當時世界已進入航空時代，首先地名要標準化，國際上已要求全世界羅馬字的拼法要標準化，所以也是碰上了國際需要。

現在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編目都改用拼音了。中文拼音也成為了國際文化交流的橋樑。很多外國人看望周老，由衷地感謝，他們說如果沒有拼音，他們在中國就很不方便。今天在台灣、香港，還有海外都還在用繁體字，台灣「總統」馬英九說過，要把繁體字申遺。

簡體字多來自古書

二十個字母看起來很簡單，實際上很複雜，所以人家跟我們講笑話，你們太笨了，二十個字母搞了三年，哈哈。我說不是三年，三年搞好後，要申請成為國際標準，所以我就去參加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會議，又開了三年的會，巴黎開會，南京開會，波蘭開會，開了很多次國際會議，最後定為標準。後面的這三年人家不知道，所以其實一共搞了六年才定下來。

周老說，其實我們已經有了注音字母，就是趙元任搞的「國語羅馬字」，非常好，但是太複雜了，推廣不了，外國人也學不會，所以需要重新制定一個拼音方案。周老說：「我們做了個實驗，就是讓沒有見過繁體字的高中生到圖書館，請他們看繁體字的書，第一遍看不懂，第二遍，許多都看懂了，看第三遍，完全看懂了。什麼道理呢？因為這個標準簡化字和繁體字是有關係的。」

他們要改掉原先已有的書很多錢。因為要花兩千萬美元，當時說沒有錢。我說沒有錢不要緊，等你有錢了再改，隔了兩年，他們有錢了。周老回想起往事，不是歎歎，而是樂不可支，笑得像個小孩。

周老說，「海外人士的反对有些是有道理的，有些是不了解情况的，我想這是個學術問題，開學術會議討論是可以解決的。」

天言 楊天命

「我們這些『撈偏』的人，當然特別相信運氣及玄學！」多年前一位導演朋友對我說。根據天命了解，拍電影其實是件夙夜匪懈的辛苦事，但他們尚且如此相信運氣的重要，難怪電影《失戀自來水》（以下簡稱《失》）中由羅拔迪尼路飾演的「幸運之子」的兒子如此著緊。

最近收到臨安的朋友宓國賢送來他的家鄉特產——山核桃，有奶油味和椒鹽味的手剝山核桃和山核桃仁，香脆可口，那種獨特的味道在眾多新年食品中脫穎而出，大受青睞。更讓我愛不釋手的是這個叫做「東昇頌越」的山核桃品牌，以弘揚吳越文化為己任，就地取錢王歷史題材為企業的文化底蘊，禮品盒的包裝設計全都是錢鏐的故事。



杭州錢王祠。網上圖片

認識錢鏐

錢鏐一直貫徹「以民為本，民以食為天」的國策。禮賢下士，廣羅人才；獎勵墾荒，發展農業。他開拓杭州城郭，營建宮殿，大興土木，悉起台榭，有「地上天宮」之稱。特別是他興修水利，修建錢塘江海堤和沿江的水閘，防止海水回灌，方便船隻往來。治理太湖，開鑿灌溉渠道，疏浚西湖，整理鑿湖，建設蘇州、杭州城，開拓了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」的美景，奠定了浙江糧倉——杭嘉湖平原的堅實基礎。

錢鏐雖然英勇善戰，卻沒有像中原政權那樣四處征討，擴充領地，而總是向中原政權稱臣，以此作為和周圍割據勢力抗衡的資本。不管中原由誰主政，他都納貢稱臣，以換取其支持，從而保持本地的安定。後梁剛建立時，朱溫為回報錢鏐尊他為中原正統皇帝，封錢鏐為吳越王，兼淮南節度使。朱溫稱帝時，有人也勸錢鏐和朱溫斷絕關係，登基稱帝。但錢鏐卻笑了笑說：「我怎麼能再學孫權呢！」他一向向朱溫進貢，後來吳國攻佔了虔州，錢鏐在陸地進貢的道路被切斷，他仍然命人走海路，很認真地盡這份義務。

生活語 吳康民

據花旗銀行統計，香港有六十萬人擁有百萬流動資產（即現金），因此說香港的「百萬富翁」多了。現在有百萬元的資產不算富翁，這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。現在的樓價，並非什麼豪宅，就是一些三手樓，每平方英尺，也都超過一萬元。那麼，百萬富翁只能利用他的資金買一百萬英鎊的「劏房」。「富翁」住劏房，這不是開玩笑嗎？

百萬不算是富翁

在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我租住跑馬地錦發街一層唐樓，實用面積大約七百來呎，三房一廳。業主見我交租準時，曾勸我把它買下，開價只是二萬七千元。如果留到今天，以跑馬地地價計，起碼值六七百萬。你看，地產貴了多少倍，是三百倍！衣食住行，以往的漲價最厲害，足足百倍到幾百倍。那時坐巴士和電車，也就是幾毛錢，現在漲了十元左右。衣服價格漲幅也大，今天那件十元的公價恤衫，也不過百元左右吧。食的也許貴了幾十倍，最厲害的是住宅。造成今天社會矛盾激化，年輕人為購屋張羅，就是地產這隻「老虎」。

隨想 興國

小時讀詩詞，讀過匈奴寫的悲歌，「亡我祁連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。亡我焉支山，使我婦女無顏色。」當時知道，打敗匈奴的是漢武帝時代的大將霍去病。當時並不知道，焉支山亡了，為何婦女無顏色，認為那是戰敗了，自然是愁雲慘霧，面上無光了。

路地觀察 湯祺

一般的群像劇性都會把各線交匯，然後以共鳴式的處理把所有線索並置於同一場面作結，以見構思的巧妙精緻云云。但伊坂幸太郎構思了交又走位式的聚合方法。小偷黑澤的B線，本來於0至7章負起交代命案後第二天情況的功能，但在終章卻與京子青山的D線於0章的內容合流，即由第二天順延至第三天的時空。而D線在終章時，則與失業漢豐田的E線於第一章的合流，時空也同樣由第二天順延至第四天。新宗教幹部塚本及青年河原崎的C線，在終章則與E線的第七章合流，時空也由第一天過渡至第二天。而畫戶田及女畫家志奈子的A線，最終才遇上失業漢豐田的E線，兩者同屬第四天的情況，所以最終遇上乃理所當然的時空安排了。

紅花

如今才弄清楚，原來焉支山又名胭脂山，山上開滿一種花，叫做紅藍花，現代的名字是紅花、刺紅花和草紅花。是一種菊科植物，葉是藍色的，開的花是紅黃色的，所以簡稱為紅藍，又叫燕支。因為這種花也長在燕國，汁液提煉成可以化妝美容的用品，叫做燕脂。匈奴的焉支山盛產紅藍花，所以亡了之後，婦女就沒有有了化妝用的紅藍，也就是沒有了胭脂，婦女就失去原有的顏色了。

《LushLife》的詭計

來個別的安排其實仍具斧鑿的痕迹，例如就手槍作為小說時序提示的道具運用，在B線中就安排了黑澤被一對持槍的老夫婦打劫的情節（第二章），明顯地想令讀者誤讀，從而以為與E線中豐田的手槍混淆等同。不過這種煞有介事的故弄玄虛手法，加上後來沒有任何呼應說明上的解釋，自然難免構成一種整體上的閱讀遺憾。只不過我想強調，伊坂在初出道（《Arifureta》是第二作）已經能夠顯示出無比的勇氣及決心，去挑戰小說的既定法則，這一點不是一般的流行小說作家，所具備的視野及魄力。事實上，若從改編為電影的角度而言，《Arifureta》的多重複雜錯綜結構，同時又緊扣命案時空發展的鋪陳方法，在影像上更能帶來懸疑及反思的趣味。《LushLife》只曾被東京藝術大學學生組成的Organizational於〇九年拍成電影版，由於未曾得睹故未能置評，但從文本上而言已肯定屬於非常吸引的素材了。

李時珍曾說，五月收採紅花子，洗乾淨後搗碎煎汁，加醋來拌蔬菜，乾吃，「極肥美」云云。紅花的英文名稱是Safflower，讀者如果有興趣，不妨試試做胭脂和做菜，可以當作親子活動的科學實驗，甚至自己從種籽種下開始，到採收的過程，相信是不錯的家庭樂趣。